



林文月 譯

枕草子

清少納言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清少納言 著

枕草子

林文月 譯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 譯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枕草子 / (日) 清少纳言著; 林文月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6 (2011.9重印)

(林译日本古典)

ISBN 978-7-5447-1482-2

I. ①枕… II. ①清… ②林… III. ①散文-作品集-日本-中世纪 IV. ①B13.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493 号

本译作由台湾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197号

书 名 枕草子

作 者 [日本]清少纳言

译 者 林文月

责任编辑 张远帆

特约编辑 王延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4

字 数 217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482-2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5)

简体版序言

林文月

翻译的目的，简单说，是把一种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文。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的人，时则会有需要为自己，或为别人做这种“翻译”的工作。

三十年代出生于上海虹口江湾路的我，作为台湾人法律上隶属日本公民，而闸北虹口一带当时为日本租界，所以到了上学年龄，我就被指定去上海市第八国民学校读书。那所日本人设立的学校，除我和我的妹妹之外，其余都是日本孩子。说实在的，我们当时还以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只是家里有些生活习惯和别的同学们略微不同而已。

我的启蒙教育是日语文。我读日本书，也用日本语文思想，或表达心事，似乎是自自然然的；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中日战争结束，日本投降，中国胜利，我们台湾人的身份由日本籍变成了中国籍。次年，我们举家由上海乘船回到台湾。台湾是我们的故乡，却是一个陌生的故乡。

在陌生的故乡，我们开始了新生活。我听不太懂台湾话，而且在推行国语的环境之下，校内是禁止使用日语的。老师用台语解释国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突然需要适应两种新语文。如今回想起来，大概我的翻译经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脑中经常需要把中国语文翻译成日本语文。这样的习惯，使我在读大学和研究所的时期，能够驾轻就熟地为台北东方出版社的两套少年读物：“世界名人传记”和“世界文学名著”译成了五本书。那些书都是经由日本人改写为适合少年阅读的文体，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

任职大学之后，教学与研究成为生活的主轴，除了有限的一些日文的汉学研究论著之外，不再有空闲执译笔了。至于再度促使我提笔从事翻译工作，实缘起应邀参加一九七二年日本笔会主办的“日本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依大会规定，参加者需提出一篇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论文。我以日文书成《桐壺と長恨歌》提出发表。其后，我将日文的论文自译为中文：《源氏物语桐壺与长恨歌》，在台湾大学《中外文学月刊》刊载，同时为了读者便利而试译了《源氏物语》首帖《桐壺》，附录于论文之后，那篇日本中世纪文学深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中文的读者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产生莫大的好奇与期待，透过杂志的编辑部鼓励我继续译介全书。我在没有十分把握之下，答应下来，开始逐月在《中外文学》刊载的长期翻译工作。费时五年半，共六十六期而译竟了百万言的《源氏物语》全书。

那五六年的时间里，我教书、做研究、又翻译，过着与时间竞走的生活，十分辛劳，却也感觉非常充实。翻译遂成为我生活中

的一个重要部分。我选择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为自己翻译的对象,是基于两个理由的:一者,日本文化从中世纪以来深受我国隋唐文化影响,而且日本人早已有系统地译介了中国的重要著作;相较之下,我们对日本的文学作品则相当冷漠。虽然近二十余年来逐渐有人译出日本文学,但以近、现代作品为主,古典文学的译介仍嫌不够。再者,我个人具备日语文根底,其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或可在这一方面略尽绵薄之力,弥补我们所当做而未做的事情,故自一九七三年以来,自我惕励断续译出了《源氏物语》(一九七三—一九七八)、《枕草子》(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和泉式部日记》(一九九二)、《伊势物语》(一九九五—一九九六)等四本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名著,以及十九世纪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短篇小说集《十三夜》(二〇〇一—二〇〇四)。

以上五本书,前四本的著成年代都在千年以上,最后一本也在一百多年前。每一个国家的语文都会随时间而有所变化。现在的日本人阅读古人的这些文学作品,多数会觉得很困难,所以与谢野晶子(一八七八—一九四二)以降,已经有多种现代日语译的《源氏物语》等书出版了。

我的中译本诸书,虽然采取白话文,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非译文本身所能传达清楚,或者表现原文的巧妙之处,则不得不借助些注释。注释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著里引用日本的古老诗歌或隐喻,乃至唐代以前的中国古诗文,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觉得既陌生而又熟悉,格外亲近动人。

《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十三夜》即将在大陆以简体字横排出版。容我在此感谢南京译林出版社所有帮助我促成此事的各位。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

洪范新版序

一九八五年秋,我获得一项奖助赴欧、美、日各大学访问旅行,为期三个月。第一站抵达英国伦敦。我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大英图书馆的东洋写本版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The British Library),查阅该馆所藏有关《枕草子》的古今版本及研究资料。当时距我译完《源氏物语》约近十年,主客观的因素,促使我又兴起再度执译笔的计划。

其所以挑选《枕草子》为第二部翻译的对象,一者因篇幅较短。我估计自己不太可能再投注五六年的时间去完成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的译注;二者有见于《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在她的日记中品评清少纳言时,语带玄机,颇显现其妒羨交加的心态。何况,日本文学史上《源氏物语》与《枕草子》在平安文坛称为双璧,早有定论。这一本书很值得我再次努力以赴,译介于国人。

我在英伦停留的时间有限,无法细读有关《枕草子》的文本,倒也大体翻阅了一些与此书相关的论著,例如池田龟鉴《全讲枕草子》、树井顺《清少纳言周围人物》、安谷藤枝《枕草子的

妇人服饰》及田中重太郎两大巨著《清少纳言枕草子研究》及《枕草子本文研究》。浏览这些书之目的，在于为我日后翻译《枕草子》做预备知识之用；岂料专家的论著，越读越令我胆怯。原来，《枕草子》的篇幅虽较《源氏物语》短，但问题重重，难以处理。举凡版本异文、文义解释，乃至人名、地名之考证等等，古来歧见异论甚多，莫衷一是。有些疑虑几乎使我打消翻译《枕草子》的念头；直到有一个上午找到英人 Ivan Morris 译 *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ōnagon*，才稍稍又恢复兴致与信心。我想，既然英国人能翻译，我为什么不能？

尔后，在美国及日本各停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也尽量访寻《枕草子》及其相关的论著阅读，并且与日本学界人士请益讨论，逐渐培养出翻译清少纳言《枕草子》的情绪和氛围。等我结束访问旅行，已是年底的事情；而译注正式在《中外文学》刊登，竟又逾半年，一九八六年七月才得付诸实践。

译注定期登载，是我催促自己做这一份正业之余的额外工作的良方。二十二期从未间断的缴稿过程，虽然较诸往时《源氏物语》六十六期为轻松，但散文译之际字句的斟酌，有时则更甚于有故事脉络可依寻之物语译介。

其实，在我翻译《枕草子》时，周作人先生早已译完了他的《枕草子》，只是大陆出版周氏之译书，在我集结二十二期译文修正成册之后，而我个人辗转获得大陆人士赠书，更在若干年之后，所以当初无由参考前辈大家的业绩。这个情况，与我译《源氏物语》时竟未能参考丰子恺先生的译书，可谓完全相同。然而，也因此使得我在误以为“前无古人”的状况下，得以战战兢

兢摸索前进，而不致产生侥幸依赖心理。周氏译法，似较偏向直译，执著于原文，例如原著中屡次出现之“をかし”一词，译文皆呈“有意思”，或“非常有意思”。事实上，“をかし”的内蕴相当复杂，既可解释为“有意思”，又可解释为“有情趣的”、“可赏爱的”、“引人入胜的”、“奇妙透顶的”，或“滑稽可笑的”等等不同层次，甚至不同方向的意义，端视其上下文的气氛酝酿而定；英人 Ivan Morris 的译本 *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ōnagon* 也采用多向译而未定于一词。这次修订时，虽有周氏的译本可资参考，我还是并没有舍己旧译而追随其法。

关于散文行笔之间时时出现的和歌，周氏倒是自创三行形式的白话诗以译出；这与丰氏译《源氏物语》用五言绝句或七言二句迥异，反而与我采三行楚歌体之译法较为接近。下面试举周译与我对同一首和歌的翻译，以供比较：

好不容易求得的莲花法露，
难道就此放下了不去沾益，
却要回到浊世里去吗？（周译 三二、菩提寺）

君难求兮促依归，
莲花瓣上露犹沾，
何忍离斯兮俗世依。（林译 四一、菩提寺）

如果我知道你是听子规啼声去了，
我即便是不能同行，

也让我的心随你们去吧。(周译 八七、听子规)

子规啼兮卿往寻，

早知雅兴浓若此，

愿得相随兮记吾心。(林译 一〇四、五月斋戒精进时)

虽然同采三行之形制，周氏所译者为完全的白话诗，而我的译诗则稍稍保留了古典趣味。关于我个人翻译和歌的考量诸事，已有另文专述，此不赘及。至于周译与我的译文在章段方面不一致，则是原著文本颇有歧异流派，各人所依有别之故。

自《枕草子》中译初版至今，忽忽已过十一年。承洪范书店美意，今将修订重刊面世，有关此书内容及相涉事端，已于初版代序《清少纳言与枕草子》说明，此文略为之补充一二。书前所附古版图片，系叶步荣先生特为选购自东京书坊的珍贵资料，可供译文读者于阅读之际参考印证之用，亦借此短文表达由衷之谢忱。

林文月 识于台北辛亥路寓所

二〇〇〇年 春日

清少纳言与枕草子

——《中外文学》版代序

《枕草子》的作者为平安朝女作家清少纳言。此说在日本学界或一般人的常识中,殆已无疑问。但是关于清少纳言的生平事迹及家世背景等问题,则几乎无甚资料可参考。她所写的《枕草子》一书,遂成为后世借以塑造其人、复原其性格的重要资料来源。本文将综合近年来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简单介绍清少纳言及其家世,并对《枕草子》一书的内容及其属性诸问题,略作说明。

清少纳言的父亲清原元辅,曾任肥后国守之职。官位虽不高,而颇有文才,其和歌作品收入《后撰和歌集》中者,有一〇六首,而他个人亦曾担任《万叶集》的训点工作。其人个性,轻快洒脱,崇尚自由。他这种性格,似乎遗传给女儿清少纳言。清少纳言的祖父春光,及曾祖父深养曾,也都以擅长和歌著称。

关于清少纳言的母系亲属方面,则一无可考。

清少纳言有兄弟若干人:雅乐头为成、大宰少监致信、花山院殿上法师戒秀等,另有一姐,嫁与藤原理能为妻。

“清少纳言”这个称呼，乃是作者仕官为女官时所得之官衔。“清”，盖来自其娘家姓氏“清原”。在《枕草子》一书之中，皇后每称其为“少纳言”；至于何以称“少纳言”？则现阶段尚无定论。当时习惯，女官往往以其父、丈夫或兄弟等近亲者之官衔称呼，但清少纳言之近亲中，并不见有少纳言之官职者。或谓清少纳言在仕官以前，曾经有一位中纳言官衔的丈夫，因而得此称谓；另外又有别说：以为此官称系皇后所特赐。至于所谓少纳言出身，在女官官品之中，为属于下级至中级之间。

清少纳言的出生时间，也未能确定。从《枕草子》中的人际关系推算，或者在康保三（九六六）年左右，比定子皇后年长十岁，而与道长、公任，约为同年。

平安时代的男女关系，极难分辨其究竟为丈夫或是情人。从《枕草子》一书的文章看来，橘则光、藤原栋世都可能与清少纳言有过夫妻关系。此外，则又似乎与实方、行成、经房、成信也都有过亲密关系。

清少纳言可能有女儿一人，或二人。其中有一人或即与栋世所生。

关于她何时入官仕定子皇后？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可能在二十五岁前后，与橘则光的婚姻失败，乃促成入官之决心。从《枕草子》的文字可以想见，在清少纳言的眼中，定子皇后几乎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完美的存在，而皇后亦十分欣赏并且倚重清少纳言。直至定子皇后于长保二（一〇〇〇）年逝世，清少纳言都在宫中随侍左右。至于退出官中，可能在皇后去世之年，或其后一年。

退出宫廷生活的清少纳言一时曾住在摄津国。晚年则在京都郊外寂寞度过。关于她的卒年，也无从考知。

以上的介绍其实并无法令人充分把握《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其人，一切都是模糊暧昧的。这种现象也容易令我们联想到《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因为尽管《源氏物语》如今已誉满全球文坛，但大家所认识的作者却始终隐而不显，总是仿佛隔着层层纱帷，无法透视她的轮廓真面目。恰巧，《紫式部日记》有一段文字便是提及清少纳言的：

清少纳言这人端着好大的架子。她那样自以为是地书写汉字，其实，仔细看来，有很多地方倒未必都是妥善的。像她这种刻意想要凌越别人的，往往实际并不怎么好，到头来难免会落得可哀的下场；加以每好附庸风雅，故而即使索然无味的场合，也想勉强培养情绪，至于真有趣味之事，便一一不肯放过，那就自然不免出乎意料，或者流于浮疏了。像这般浮疏成性的人，其结果如何能有好的道理呢？

这一段文字出自《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可说是对清少纳言的最早评论，而且同样是女作家，评论的重点也毋宁在论其写作方面。从介乎人物论与作品论的这些文字里，紫式部的话语，一方面提出了对同时代的另一位才女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同时显现出她自己的资质与感受。此后，日本文学批评界，总是有意无意间喜欢把《源氏物语》与《枕草子》相提并论。论者往往以为二者之间虽有时呈现对立的状态，实则又有极相似之处。

至于紫式部的这一段表面看似严厉批评，其实也未尝不是敌对意识(rival consciousness)之中敏锐地观察到对方与自己有共通之点。

然则，《枕草子》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呢？

清少纳言把她仕官近侍一条天皇皇后定子时期里，在官中生活的种种体验，以随笔的形式记述下来。内容牵涉的范围相当广，大体言之，有关于四季天象、山川自然、草木花虫、身边琐物，以及男女之情、赏心悦目之事、个人好恶之性、官中节会之事等等，以多样形式缀连而出。其间，长短各异，约由三百余篇组合而成。

大体言之，以“○○以○○为最佳妙”的形式成文者居多数，作者有时对于自己所以赏爱某事物的道理，有简单的叙述式解释，有时则只主观地罗列一些山川、原野、渡津或都邑等等，而别无理由追加说明，其文笔极为简劲敏锐犀利，日本学界推许为随笔文学之典范嚆矢。至于如此特殊的文体，近世学者则又颇有人以为或者系受唐代李义山《杂纂》之影响。《杂纂》文稍长，兹引其中部分文字，以供参考。

从不来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穷
措大唤妓女

羞不出

新妇失礼 尼姑怀孕 相扑人自肿 富人乍贫 处子

犯物议 重孝醉酒

不忍闻

孤馆猿啼 市井秽语 旅店砧声 少妇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后喜鹊 乞儿夜号 居丧闻乐声 才及第便卒

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一书中所呈现的“类聚式章段”，确乎与义山《杂纂》有类似之处。

除了此类笔调之外，《枕草子》全书里，最显著的内容，则又与作者所近侍的定子皇后有极密切的关联。此部分的文章，一般称为“日记式章段”，约占着四十余段。不过，在日记式记叙中，除了描写官中生活，及定子皇后的言语举止而外，作者又往往借与定子的对话，以达到自我推崇赞美之目的。

这位定子皇后乃是日本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人物。生于贞元二（九七七）年。其母为才学兼具的高内侍（一说：高阶成忠之女，贵子。又称仪同三司母）。十四岁时嫁与当时十一岁的一条天皇（平安时代帝王贵族之间流行早婚。详见拙译《源氏物语》序文）。清少纳言之入宫，大约是在正历四（九九三）年，她二十八岁之时。

长保元（九九九）年及二年，定子接连产下第一皇子敦康亲王，及第二皇女镁子，却不幸以二十四岁之年华（一说二十五岁），结束了短暂的生命。所谓日记式章段的文字，便是记述作者仕官生活的前后十年间的见闻感想。

清少纳言看来是一位心直口快的女性。她说话的时候，往

往单刀直入，不假思索；不过，也因此而经常都会事后懊悔不已。她所关怀的对象，大自宇宙自然的山川陵湖，小至于生活周遭的蚊虫跳蚤，任何题材都能在多彩多姿的笔下自由奔放地运行。她的心地纯朴，禀质优异，才华与学识自然地流露字里行间，观察人生有其敏锐犀利之眼光，《枕草子》一书亦自有其引人入胜独到之处。

贯穿于《源氏物语》一书之中的特色——もののあはれ（直译为“物之哀”），是极难具体地把握言传之词。大体而言，“物”是指客观对象的存在，“哀”是代表人类所禀具的主观情意。当人的主观情意受到外在客观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反应，进入主客观融和的状态，即呈现一种调和的情趣世界。相对于《源氏物语》のもののあはれ，《枕草子》一书中频频出现的“をかし”，也是具有多重含义，十分捉摸不定之词。根据金子元臣《枕草子评译》（东京明治书院，增订版）的说法：所谓“をかし”的根本性质，不是外在的，而是存在于人心内里。其内涵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をかし”与“もののあはれ”都是意味着精神内在处于美感兴奋的特殊状态而言；换言之，不是指那些个个变动的物象姿态，而是存在于一切形象内里的某种东西。美的对象可能随时代变迁，但美感经验则永恒不变，唯其不变，故美感经验的底层乃具有永生不灭的原理；而在其原理中，新的美无限产生，又无限崩坏。支配这种无限生灭的人类生命中根本、纯粹而持续的道理，便即是“をかし”的本质。

据日本辞典《大言海》，“をかし”一词，表面上可分为二类解释：其一是“可笑的”，其二是“可爱的”。不过，清少纳言在